

史东山

黎莉莉

赵丹

张瑞芳

秦怡

卢燕

黄宗江

陶玉玲

黄婉秋

陈冲



HOME

GOING

电影人系列

文化
宇宙
电视节目丛书

主编：王俊杰

中国青年出版社



HOME

GOING

电
影
人
系
列

大型文化
纪实电视节目丛书

中国青年出版社

PAINTERS-BOOK SERIES · 电影人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影人系列 / 王俊杰 主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回家》丛书)

ISBN 7-5006-7162-8

I. 电... II. 王... III. 电影-文艺工作者-访谈录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3996 号

书名: 电影人系列

作者: 王俊杰 主编

责任编辑: 李茹 E-mail: liru@cyp.com.cn

书籍装帧: 北京嘉世盛创设计有限公司

美术指导: 彭文晖 杨占江

设计制作: 刘朴 陈旭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07495

营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4066441

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87 x 1092 1/16

印张: 17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8 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一次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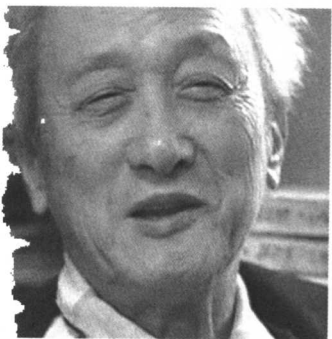


CONTENTS

卢燕
[P/134-163]
乡情入梦



黄宗江
[P/164-185]
我的初恋



陶玉玲
[P/186-211]
人生前线



黄婉秋
[P/212-233]
人生如歌



陈冲
[P/234-261]
本色小花



跋
[P/262-263]

后记
[P/264-266]

大事记
[P/267]



任凤霞

●《回家》之路，始于农历壬午年，及至农历丙戌年，恰为四载。如今，其创作者遴选上乘之作，以“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的艺术探求，化声像符号为涓涓文字编撰丛书，并与我索序。拜读诸多文史大儒、社群雅士、当代新锐的人生境际与生命体悟，自觉若非履职之责我本难堪任。

亦念及三年前曾为《回家》撰文，那时，它方破卵发声，实属电视文艺中的雏莺，我曾期冀其以大众的要求阔步前行而终属于大众，以变革的气魄锐意创新而终直抵人心，以家国情怀为念而终弘扬民族精神。及至今日，堪为欣慰的是它已成为电视荧屏的一抹亮色，勇承传继文化之任。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翻阅《回家》书稿，悠然间忽生“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的感怀。其视域之高远，正在于诸篇文字关乎于各领域之文化峰巅；其情致之幽然，正在于句句诉说发端于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其意味之深邃，正在于种种思绪终将使人的情感构建步入和谐之美。

悠悠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化，润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宿将、雄才名士，是他们使文化的源流得以传承泽被后人。《回家》之中，汇聚了现当代中国众多令人敬重的冠盖名流，这使得文化的图景趋于高峻辽阔。他们富于传奇的个体历程和生命体验，其实并不仅仅属于自己。他们在民族解放、国家建设、建构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奋斗历程，则从不同侧面描绘了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纠结和演进。他们那些失败与成功、痛苦与快乐、彷徨与执著、失望与希望的足迹，将现当代中国的文化史以个体化的方式灵动地呈现出来，实则是文化行进的真实景象，闪烁着中国文化传统之柔美与壮丽的中和之光。



中国文化传统所灌溉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千百年来维系着华夏大家庭的团结凝聚,它使文化的基质长久鲜活,使民族的生衍浩荡不息。从《诗经·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词句中,就已能顿悟出先人渴望超越孤独、与人为友的生命热望。细细思量,中华民族自先贤孔子以来,始终是將人的情感和观念消溶在以亲子血缘所浓缩的世间关系之上。《回家》之中,句句喷薄而出、难以自抑的情感诉说皆源于这种民族心理结构,这使得文化情怀趋于幽然静谧。他们回望亲人乡土之上的佚事和守望精神家园之中的跌宕,其实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感性倾吐。他们在念故乡今昔潮落潮涨的世事更迭之中,在望长城内外花谢花开的沧桑流变之余,将历时与共时之下千姿百态、多情绚丽的中华文化体征兼收并蓄,化为不可抗拒的情感音符,有始有极、不绝于耳,使感性在理性中升华,理性在感性中凝聚,亦使民族心理得以塑造和放大。

文化有如情感之源泉,它孕育了时代精神,而文化本身亦将继承传统的基因,融入时代的风潮。《回家》之中的名流俊士,将自己的真性情、大悲喜娓娓道来,这使得文化的意味深远悠长。他们历经沧海桑田的人生况味和思想感悟时刻涤荡着内心、碰撞着神魄,而中华传统与现代意识兼备的个人思索,则彰显先进文化,集中展示了现当代精英的价值追求。

著名的德国思想家席勒曾说,艺术会产生一种“中和心境”,艺术的美能“为社会带来和谐”。再者,当今时代文化艺术的传播愈发借助媒介的延伸,电视文艺的影响日益显著,雅俗之辩亦颇受瞩目。《回家》种种虽皆出自雅致,有道是“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唯愿《回家》的结集出版,令读者雅俗共品之余,亦可获得和谐的文化家园。

是为序。◆

2006年6月16日 于长春

史东山语录

我们是艺术家，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也是现实的社会所需要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家，决不是飘翔在空中，与社会隔绝的，仅知自我陶醉的名士。

满不在乎个人的成败，但求得为人民服务。

没有国，哪有家！



史 东 山



(1902年——1955年)，原名史匡韶，浙江杭州人，著名电影编导和戏剧导演。在从事电影艺术三十余年中，史东山拍摄了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影片，出版了理论著作《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为中国电影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代表作《人之初》、《保卫我们的土地》、《八千里路云和月》、《新儿女英雄传》等。其中《新儿女英雄传》获得了1951年第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中的导演奖。

关于《回家》



● 没有国，哪有家，这是史东山留给女儿的家训。对于史东山来说，他将对祖国的眷恋在他的电影中热情洋溢地挥洒出来。史东山倾尽自己的所有来歌颂和热爱它，澎湃的爱国情怀充盈着他的每一部电影，流淌在他的血脉中，铭刻在他的骨子里。为了祖国，他舍弃了家庭的温暖。他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却是一个心怀家国的赤子。

“每一次都是他先走，要去拍片子，我让他去，他去摆摊子，我去收摊子，每次都是这样子，一共有五次。”这位到处去摆摊子的大导演就是史东山，这位到处跟着去收摊子的就是他的夫人华旦妮。

第一次与华旦妮见面是在她的小女儿——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史大里的家里。九十四岁的老人如此健康、美丽，思维清晰、言谈风趣，她为我们翻阅着旧日的照片，梳理着已经渐渐远去的记忆。间或翻到当年自己孩子们的照片，老人低低地说一句：“没有了，这个是我的孩子，史大千，没有了。”如果不是亲耳听她讲述，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位少女般可爱的老人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艰难、困苦，在史东山辉煌的电影背后有过那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一次又一次离家的传奇。

2003年11月1日，我们和华旦妮一起回浙江海宁史东山故居。她至今依稀记得，1928年与史东山结婚时，她随丈夫来过一回浙江海宁，

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记忆：老家在硖石镇横头街，东邻有一家擀面铺，西邻是豆腐坊。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山河巨变，人事沧桑，那幢在风雨中飘摇了百多年的老屋如今可安在？

到达海宁的第二天，我们陪老人一起回故居。一座古朴的四合院枕在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河边，岸边的垂柳亲吻着清澈的水面，荡起圈圈涟漪，向河对岸扩散开去。屋后的隐隐山峦在秋日的映射下依稀可见，那就是海宁市的东山。四合院依山卧水，恬淡、安详，构成了如诗如画的江南村舍图，这就是史东山的故居。此时，距华旦妮第一次回家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史东山毅然告别年轻的妻子和四个幼小可爱的孩子，前往武汉，而此时年轻的华旦妮带着孩子改名换姓，独自支撑着整个家庭。

1946年，抗战胜利，史东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再一次抛妻别子返回上海，筹建进步电影创作基地。半年后，华旦妮带着孩子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海上坐了几个月的木船回到上海。1948年，史东山被国民党列入剿共搜捕的黑名单，地下党立刻安排史东山离开上海，转移香港，华旦妮帮助丈夫连夜烧毁书信、转移材料，在丈夫走后，又独自一人营救出在杭州军校读书的儿子，带着孩子随后转移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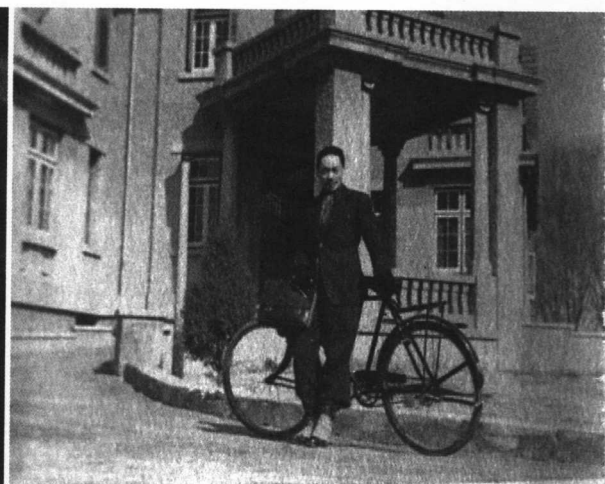
1949年，新中国成立，史东山上月接到周恩来请他回北京的电报，下午就匆匆北上，随后华旦妮带着孩子也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圈定首都电影院，并推荐华旦妮为首任经理。

1955年，在史东山去世后，更是有无数的打击降临，因为在20年代与江青的相识，华旦妮和她的孩子被投入监狱……如今，一切已经过去，九十四岁的老人依然美丽。

今天，当我们回顾《八千里路云和月》、《新儿女英雄传》这些经典老片时，常常被影片中的正义和崇高所震撼。其实，这震撼的力量就源自于史东山、华旦妮这些人的人格魅力。

没有国，哪有家，史东山用生命实践着这一朴素的真理。◆





1	2
—	
3	4

- 1 童年史东山
- 2 在武汉时的史东山
- 3 15岁的华旦妮与史东山合影
- 4 史东山夫妇结婚照片



家国之恋

“我们是艺术家，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也是现实的社会所需要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艺术家，决不是飘翔在空中，与社会隔绝的仅知自我陶醉的名士。”

这是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留给后人的自白，这也是他半生电影事业的宣言。

1937年，在抗日战火的笼罩下，年轻的中国电影事业，在国难当头的大环境中岌岌可危着。有感于电影是抗敌工作中最弱的一环，年轻的电影导演史东山抛妻别子，由上海到武汉、重庆，再到湘北战区，在艰苦的环境中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等一系列的抗战电影，成为抗战时期第一位，也是拍片最多、最有成就的一位电影导演。

他的妻子华旦妮回忆说：

“战争一起来，我爱人就走了，这个家就剩我一个人了，小孩子一大堆，你说我能不让他去吗？当然让他去了。”

1945年，抗战胜利了。带着八年抗战中的体验和对胜利后现实的思考，史东山倾尽全力创作了他在战后的第一部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为战后的中国电影艺术奠定了一块基石。

而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抗战的胜利并没有令他们一家人团圆。每一次他走了，这个家的担子就落在妻子的身上。

1949年1月，北平解放。远在香港的史东山上午接到了周恩来请他回北京的电报，下午就退回了外国影片商十二万美金的支票，来不及携带妻子，匆匆北上，就任新中国文化部电影局主任。第二年他就拍摄了电影《新儿女英雄传》，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导演奖的导演。

四十五年后，当九十三岁的华旦妮坐上了飞机，前往史东山的家乡——浙江海宁的时候，史东山已离开我们有近半个世纪了。家乡的人们修复了已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史东山故居，正等着这位老人去圆一个回家的梦。

如今的海宁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一别经年，使华旦妮对女儿史大里的讲述带着几许生疏。

华旦妮：“大变样了，那个时候这个道路没有那么宽，很窄的。”

史大里：“那个时候您还没结婚吗？”

华旦妮：“没有呀！我现在已经九十三岁了，那个时候你想想看，我来的时候就是十几岁啊，那么大变化了！”

史大里：“那肯定的。”

华旦妮：“你爸爸小的时候，他最喜欢到东山上去玩，后来就因为他喜欢，他自己改的这个名字。”

当年轻的史东山认识了只有十五岁的华旦妮时，并不知道她就是自己姐姐最心爱的学生。而此时的华旦妮正在憧憬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将来要开一家自己的公司，有一个自己的事业。

华旦妮回忆说：

“那个时候我还小，后来他们要我来史家，我说我不去，不好意思，但他姐姐喜欢我，非要让我去家里看一看，又跟我妈妈讲，后来妈妈说

你就去吧，我就来了。”

史东山没有对华旦妮隐瞒自己的贫穷。他说假使没有机会出卖他的智慧，他便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过他又很自信地告诉她，只要他们同心合力地工作着，不断地工作着，决不会陷于贫苦的困境中的。在这种对生活的热忱中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华旦妮回忆说：

“我有个想法，办一个事业，说了也笑话，当时我们同学有十个人，说不结婚了，我们办一个事业，老了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十个人养两个孩子没有问题，我们老了让这个孩子继续我们的事业。后来爸爸妈妈离开上海了，到别的地方工作了，家散了，人也走了，有的结婚了，有的离开上海，最后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是办了美美公司。”

在甜蜜的生活中，华旦妮梦想成真。这一年史东山也暂时离开了电影界，专心帮助妻子经营公司。这是一段让人留恋的幸福时光，也是一段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

如今的史家老宅已经改建成了一个纪念馆，就是在这个院落里走出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关注社会和民生的导演。

在史东山纪念馆，史大里不断向母亲介绍着：

“这是爷爷，这是爸爸。这是你们两个，这是你们两个认识以后的。这是在介绍爷爷，就是说他过去是什么情况，然后十七岁的时候爷爷病故了，就是爸爸挑起了长兄为父的重担，抚养弟弟妹妹。这是在讲他怎么样开始从事电影的。首先是喜欢音乐、美术，考入影戏公司做美工师，后来演了几个片子。这张照片就是爸爸到武汉时候，你不是去看了他一次吗，他照片上有一段给你的话，你大概都不记得了，他说这自在的神态会安慰

他爱人，在长夜漫漫，这细微的笑脸，在望着他爱人自远而来。”

“周总理嘛，叫郭老写一首诗给我：“东山不是好丈夫，西蜀须眉叹不如，毕竟英雄属巾帼，花冠落在女头颅。”他拍了一个片子叫《好丈夫》，这个诗上说他不是什么好丈夫。”

史东山的确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而年轻的华旦妮不得不支撑起这个家：

“我一直带着孩子在上海，改名换姓，那时候是日本人来了，小孩子改名换姓，换学校，我还年轻，这个家就压在我的身上。”

史东山和华旦妮共有四个儿女，对于孩子们来说，对父亲的记忆是模糊而又带着苦涩的深刻。

大女儿史大同回忆说：

“我爸爸离开的时候，我才三岁，两年以后，就是1940年的时候，我妈妈带了我的哥哥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去重庆，去找我爸爸，当时因为我最小又是女孩子，路上不好带，父母商量决定就把我留在上海的亲戚家里头。当我醒来，我发现我的哥哥和我的妈妈都不见了，我已经在亲戚家里睡了，床边我妈妈就给我留一个饼干盒，家里的饼干盒里面装着我喜欢吃的饼干。我就天天地哭，我想回家，想爸爸妈妈。”

“有一次我受了气以后，就一个人哭着跑到街上去了，很想找爸爸妈妈，很想回家。我到哪找家呢，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当然这种情形，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苦闷就持续了很多年，整个抗战八年，使我的性格完全变了，使我变成没有欢乐、非常压抑的这样一种性格。”

1945年抗战胜利了，史东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刻从重庆赶回上海，筹建上海进步电影基地。华旦妮也结束了在重庆抗建堂的工作，带着孩子